

## 說派頭

果庵

今天我看見一位學生從學校的大門走出，口裏銜着香煙，身上西裝畢挺，真算是神氣活現，比起我這忝為教授而一身五色斑斕（因為褪色，所以如此）的藍布衫來，大有天淵之隔，若不是我也在學校有過幾年的歷史，好歹算得老牌，也許校警就根本不讓我進這座堂皇的大門呢。

於是感覺到「派頭」的需要。

派頭就是身份的代表，而東裝衣着又是派頭的代表。够派頭，比有學識有能力還有用，不信，穿藍長衫的與穿西裝的一起上火車，長衫客就要被檢查，西裝客便許行其所無事。所以無論幹什麼，都得以適當的物質條件，擺出自己的派頭，軍人的所謂七皮四金——皮鞋，皮綳腿，皮帶，皮帽，皮包，皮手套，皮……金牙，金絲眼鏡，金戒指，金手錶……官僚的長袍馬褂，雪茄煙，鴉片煙，汽車，保鏢等等，戲子的不四不六西裝，奇裝異服的怪相，穿長袍則瘦得裹在身上，遇見熟人，不是三爺就是四爺，惡少的多絛的短衣，歪戴的帽子，商人的便便大腹，男學生之革履西服，女學生之燙髮高跟，說也說不盡，反正一種人必須有一種派頭，否則是不足以見重於時流的。

為環境所薰陶，為學養所濡染，誠於中形於外，自然而然會表現出一個人精神上的傾向來，這就是所謂「風格」。但是這個，絕不是藝術家必須會長頭髮，繫大領花之謂，也不是作大學教授必須在課堂吃板櫃斗拿大

皮包的意思，而是說氣度儀容，足以代表一個人的教養學問，浮誇輕狂的人，一定是專注意不必要的形式，而在處處都顯示出派頭，要說話，肯動，附和的傾向，同時，衣着裝飾，也必弄一套惹人注目可以增加其氣勢的東西；相反，老成穩健的人，絕不肯胡來亂來，處處表現自尊的，持重的傾向，即衣飾亦必素淨質樸，即使如何富足，也不肯學天才戲曲家王爾德那樣，專門穿了紅背心趾高氣揚的滿處跑。個人如此，團體也如此，甚至於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無不如此，上海十里洋場住久了自會覺張浮躁，派頭也就跟着浮奢起來，今天流行這樣的頭髮，明天流行那樣顏色的衣料，一人興風作浪，大眾推波助瀾，布疋店和裁縫店，利用了這種心理，天天在掉花頭賺銅鈔，女人整個成了成衣匠的傀儡，化妝品店的義務廣告員，可是這是派頭，現在大家都在穿短袖管了，偏你還穿長袖管，嘿，你真是鄉下人，壽頭壽腦，一些派頭也不够……上海這樣，別的城市呢，把上海作了榜樣，仿效之速，傳播之遠，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就連北平，雖然是個古老的城市，人民生活，一向穩健儉樸，可是如今也沾染上這種厭故喜新的風氣了。

我聽說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生是一定要吃板櫃的，不會，就不够派頭。而美國呢，哼着電影歌，拿着網球拍，混身上下，洋場那少神氣。但是，牛津出了不少的思想家，科學家，水牛，約翰的板櫃斗是幫助他思想的呀

，是幫助他研究的呀。同樣，美國雖然是後進，但科學之進展，反而超過英人之上了，原來湯姆叔也不儘是擺關少架子呀，可是一輪到我們中國，就只剩下單挺的西裝和衝了香煙出入於大學之門了，科學呢？思想呢？他們的科學只是分辨Chesterfield與Camel那種牌子味道好些，什麼樣式的西裝時髦些，以及那一位明星風騷潑辣，那一位明星私生活如何如何而已。他們的理想嗎，不說也罷，說了氣死人，——實在即說黑漆一團，沒有什麼思想，亦無不可。大抵我國國民是專會幹這種實積環珠的勾當的，百餘年來，試想從國家的政治上起，至私人的生活止，那一樣不是取了人家的糟粕而遺下其精華呢？我們的共和政體只成爲軍閥割據，我們的選舉成爲賄選，我們的議員成了豬仔，我們的大學生成了家庭財產唯一消耗者，成了爲戀愛離婚問題而罵自己爹娘不是東西的革命家！爲了如此，社會才愈加不穩定，帝國主義者才愈易使我國同胞變作他們的走狗，譬如作了買辦，作了銀行大班，甚至作了外國人的西崽，那份神氣，都是可以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讓我們想起顏氏家訓所說學了琵琶與鮮卑語以服事公卿的教訓，豈我們中華民族就永遠是這樣不爭氣，這樣專會擺架子嚇人而毫無實際的劣種嗎？真有點令人不解了。

吸收外來文化是要有所抉擇的，在思想學術上如此，在形式上更如此。不是穿了西服就證明你有科學頭腦，我會看見不少專講扶乩拜佛念咒的人，也穿西裝，南京鷓鴣寺，北京影儀門外財神廟，上海城隍廟靜安寺，都不時有穿了西服的香客出入着，注意他們並非研究佛理而是純粹要以祈禱的形式以達到自私自利的人。我在大學讀書時，講心理學的劉廷芳博士，學問非常爲學生所佩服，但他說在美國哥倫比亞留學時却始終不肯穿西

裝，我在這裏，絕非固執於穿了西裝就是喪失中國文化的觀點，不過把他作爲一例，來說明中國同胞是怎樣專門注意於模仿不必要的形式而忘記比形式更緊要的精神罷了。把派頭代表身分，本是官場裏最流行的風氣，因爲中國的官吏最要緊便是擺出威儀，使百姓不敢干擾，然後他們才可以爲所欲爲的作威作福。官場現形記即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好像記過一個候補官，因爲總不得補缺，可是官癮又極大，於是每天令家人站班，通稟，遞手版，唱道，端茶送客，好似大嚼屠門聊且快意，請想這種官如果補了實缺，是不是有爲人民謀福利的思想，民國初年北京政府的海軍總長薩鎮冰，是位最質樸的官吏，常常坐了破包車或馬車到部辦公，據說起初便曾被門房留難過，而財政總長張弧，也有同樣笑話，這都證明一般人心目中所謂官，應該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固不止作官的自己在那裏作種種迷夢也。可是今日有知識的人，誰不知道腐敗的官僚是應當打倒的，官僚的架子是應該取消的，爲什麼一到自己身上，又馬上把官僚那一套惡習借尸還魂起來，將有用的金錢與光陰，置之無謂呢？

會文正公身當亂世，屢次提倡以一二有心人之倡導，以造成善良的風氣。今日在中等以上學校讀書的人，誰也不願否認自己是有心者罷？然則，人人都可以說負有轉移風氣的責任了，——我們自不便妄自菲薄的把責任推到特殊的一二個人身上去。既如此，我們何不能不睜開眼來看看中國的現實，是一個應當個人享受的時代，還是應當大家犧牲的局面。我們有那麼多的閒錢來陪襯自己的派頭嗎？即使有錢，我們有那種閒情逸致嗎？舞場，賭窟，煙館，會使許多青年們憤怒了，可是將跳舞當作大學生第一課的人恐正多着。同樣，衝着香煙去打雅片煙館，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

比爾已。這是一個需要每個人都起來自肅的時代，管理自己與管理別人一般重要。在瘡痍滿眼的祖國社會裏，我們不能再做傳染病的微菌，而要作對症下藥的醫生才對。我記得梁任公先生在報業與樂業一文中說過，朝鮮人只知提籠架鳥，於是朝鮮不能立足了，實則中國人又有幾個不是提籠架鳥之徒？滿洲旗人自清末以來，大約只知吃喝玩樂，擺公子哥兒派頭，豈止於提籠架鳥，上戲園去捧戲子，入票房作票友，跑馬，拴車，逛窯子，鬥蟻蟻，……凡是荒唐事，無所不有，凡是正經事，半點不通，後來漢人也一樣學會了這些毛病，彷彿不如此便不够「派頭」，為一般人看不起，胡恩敬國備乘服妖一條云：

風俗散，人心變易無常，巧猾嗜利之徒，其始出於官商，其後執事者竊其餘智，詐取人財，孟子所謂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蓄不獨修慶為可憂也。婦人最好裝飾，其服色簪珥，無一年不變，既變，舊者輒廢棄不用，糜費不知凡幾，戊戌以前，男子禮服，冠簪高而仰，各行省效之，尊為京式，後漸俯又斜而外向，今前官而後卒，如一小艇矣，高椅愈變愈低，補褂漸縮漸小，袍褂緊小，結束如武裝，稍一欠伸輒破裂，予嘗一貂鼠冬帽，以其尚完好也，不忍棄，每戴以入署，同僚輒譁笑曰：鹿中堂來矣，鹿中堂者，吏部尚書鹿傳霖也，合署四百餘

## 鄭成功之生平

鄭成功無疑的是中國近世史上稀有的偉人。我們對於他的評價，其不

員，唯傳霖及余，尚戴高仰舊冠，故同僚譁之如此。一物之成敗者至十餘年不敝，未敝而先棄，以徇工商本利之詭計，殆班書五行志所譏服妖者歟？

這做老先生可謂少見多怪之至！比起現在，這又算得了什麼呢？那時同僚，對於這樣「頑固」的人，不過嘲諷，而今則這種人根本不會作官了，作官的正是對上對下都能擺出派頭，充分迎合時宜的才行呀。

魏晉六朝的習尚是清談，是放蕩不羈，日知錄上已竟罵得利害，但我覺得那還有點風雅的意思，總不失書生本色，而且也得着實不少特立獨行之士，可以供我們仿效，宋朝人好發空論，於是金人說，恐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至理學空疏，已達極點，有人譏諷讀書人本領，只是「無事袖手談性命，臨危一死答君王」，好像過分小乘，不足語於治天下國家，然即此臨危一死，猶須多少識力決心，要不是能够讀書養氣，也許連文天祥那樣壓軸的人物都不會有，擬於今人，不學無術，只知以喫香煙穿西服為大學生之標記者，我看尚有上下床之別呢。

青年們，我們切實事求是的造成風氣，以善易惡，勿專講門面的只顧派頭，反而喪盡了我們民族固有的淳樸之風！

## 李長傳

可忽略的有二點。一，自從十六世紀以還，歐洲人航海東來，挾其銳利的